

刘远看世界(七)

THE BLACK SOIL OF MY HEART

我心中那块黑土地

刘远 / 著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心中的那块黑土地 / 刘远著.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80069-992-4

I. 我… II. 刘…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东北地区—摄影集 IV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6720号

策 划: 王 征

责任编辑: 鲁宝春

装帧设计: 刘 乐 赵 双

图片提供: 远方艺术中心

书 名: 我心中那块黑土地

摄 影: 刘 远

出 版: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 100013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12

印 张: 15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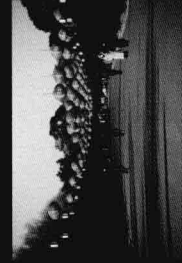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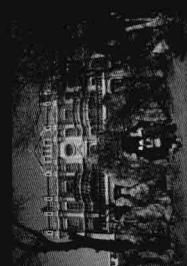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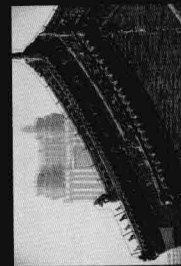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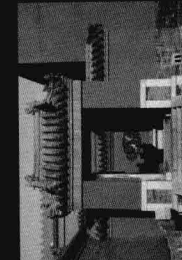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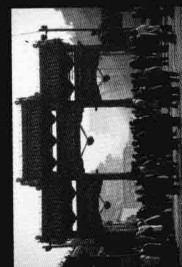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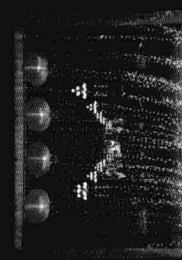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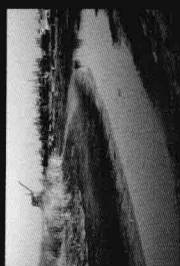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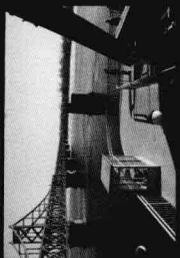
印 数: 1—2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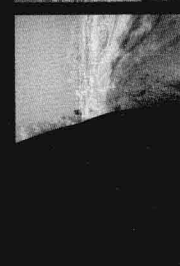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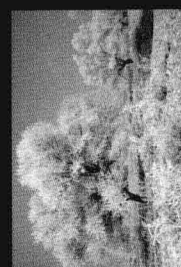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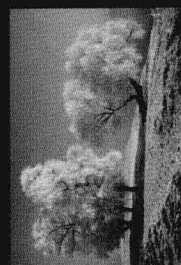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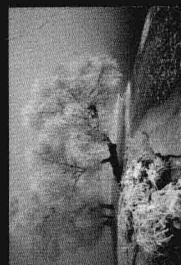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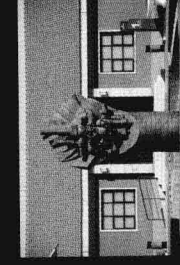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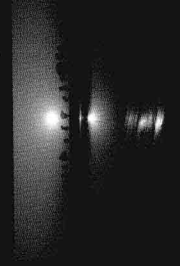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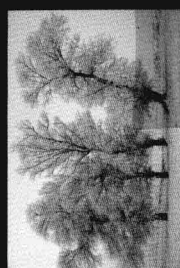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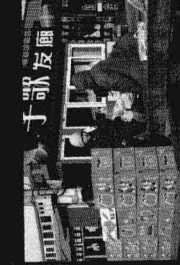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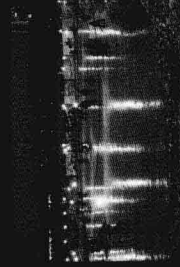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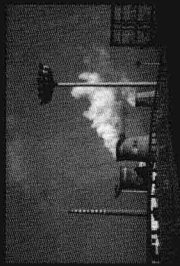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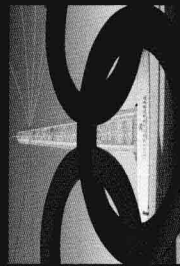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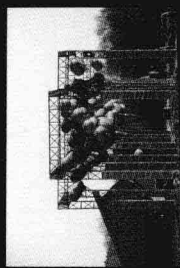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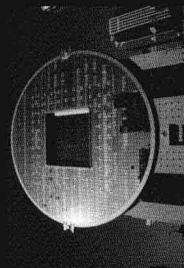
定 价: 26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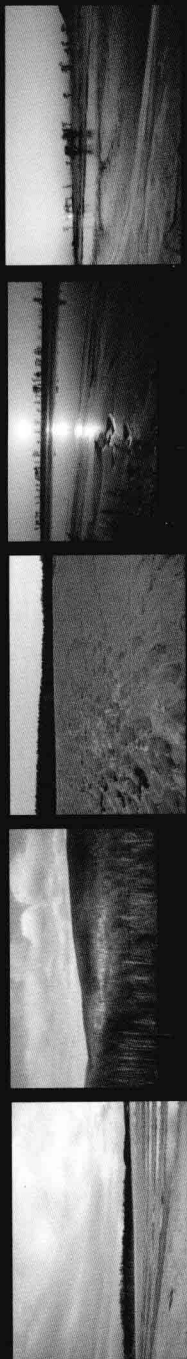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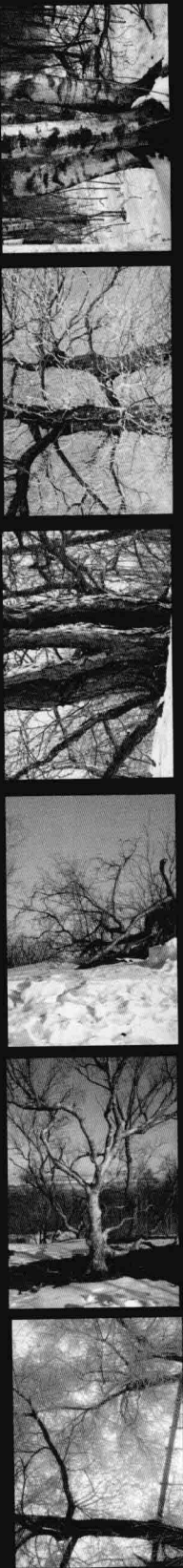
J421
L71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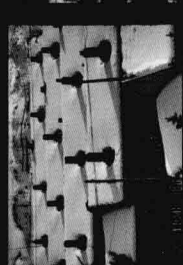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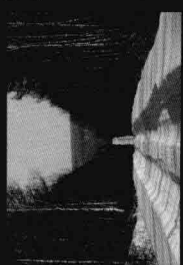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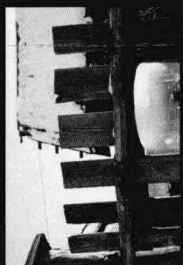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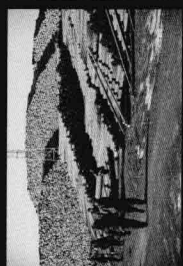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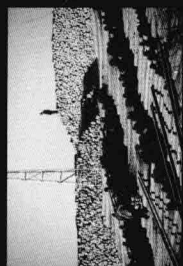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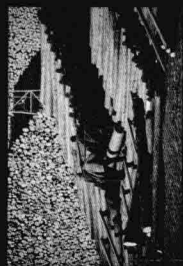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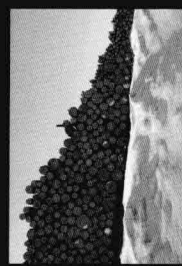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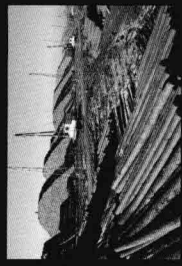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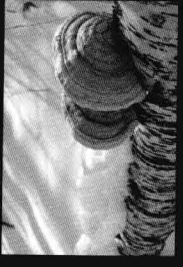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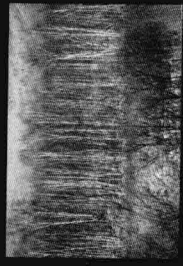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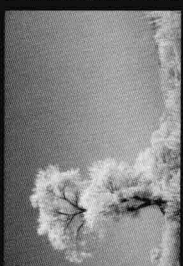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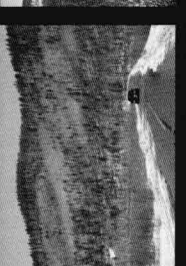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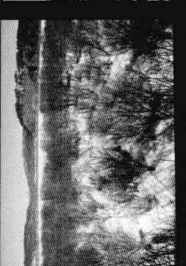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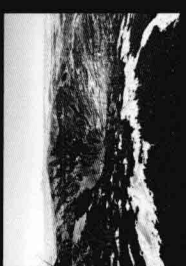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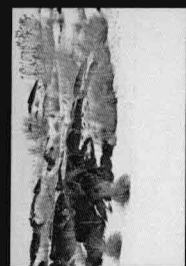
The Black Soil of My Heart 我心中那块黑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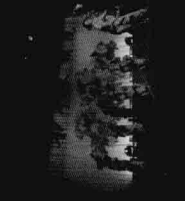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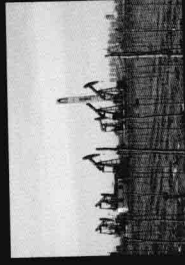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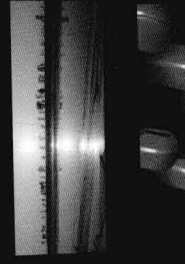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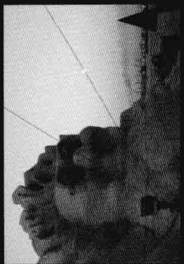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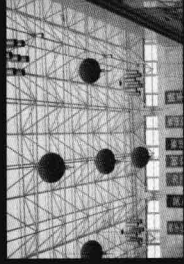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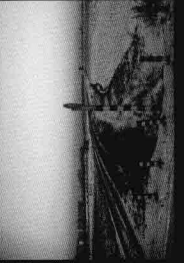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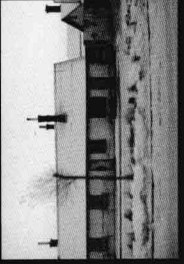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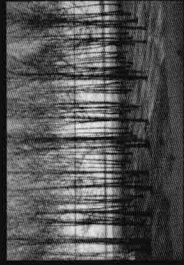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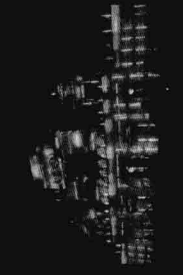
J421
L715-10











THE BLACK SOIL OF M

HEART 我心中那块黑土地



我心中那块黑土地

刘 远

从1997年起，我曾经三次去过东北。第一次是参加行业协会的年会，在会议前后先后去了大连、延吉、长白山、镜泊湖、绥芬河，并分别从边境口岸去了朝鲜会宁和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第二次是参加行业培训会，先后到了哈尔滨和黑河，并去了黑河对岸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第三次是参加摄影团，先后去了伊春和雪乡。但是在我心里对东北这块黑土地还是有着越来越多的眷恋，于是在2008年春节期间，我和太太又一次踏上了这块让人牵肠挂肚的黑土地，用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把东北三省走了一遍。

本来打算先到东北最北端（也是中国最北端）的漠河，然后到东北最东端（也是中国最东端）的抚远，然后再一路南下，料想不到的是春节期间漠河的火车票居然提前预订和出高价都买不到，于是只好改变计划反其道而行之——先到辽宁的丹东，然后经沈阳、长春、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到最东端的抚远，再向西到哈尔滨，经大庆、五大连池和嫩江，最后到达最北端的漠河。

鸭绿江畔 彭德怀与毛岸英

选择丹东，是因为当年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从这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想从这里去朝鲜看一看现在的朝鲜到底是什么样。结果如愿以偿，我和太太从新义州到平壤、开城、板门店，亲眼目睹了朝鲜的现状。

丹东市区的鸭绿江上并排有两座大桥通往朝鲜，其中一座在抗美援朝时被美军炸毁一半，桥头有一组彭德怀率领志愿军赴朝鲜作战的雕塑。望着这组雕像，我不禁对这位彭大将军肃然起敬。临危受命的是彭德怀秉性刚烈、不辱使命，带领一支装备简陋的农民大军，与世界头号强国装备精良的美国大兵及其盟军展开了浴血奋战，最终以弱胜强，重新夺回了北朝鲜，迫使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三八线签字停战。

“真是条汉子！”我在心里说道。

在远离丹东市区的河口镇，鸭绿江上也有一座被美军炸断的公路桥，当年这里也是志愿军赴朝作战的主要通道之一。在桥头两侧的路边上，立有两排志愿军烈士的半身雕像，每座雕像下面还刻有姓名，虽然已经字迹斑驳，但仔细看还依稀可以辨认：“邱少云”、“杨根思”、“孙生禄”、“毛岸英”……看到毛岸英的名字，我不禁心头一震。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和许多志愿军战士一样牺牲在朝鲜战场。

我一向敬佩毛泽东藐视一切强敌的大无畏精神。当年朝鲜国家和人民处于危难之时，苏联担心与美国撕破脸不肯出兵，而刚刚成立了一年的新中国还没有从多年战争的创伤中缓过劲来，在这种情况下毅然作出出兵朝鲜与美国较量的决定，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从赴朝作战这个极其重大的战略决策上，我看到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无畏；而从毛泽东把自己的儿子送往枪林弹雨的前线这件事上，我又看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父亲的无私。毛泽东在生前没有为子女谋过什么私利，有的只是比普通人家更严格的要求；在他去世以后儿孙后代也没有沾他多少光。在这方面毛泽东堪为所有领导干部的楷模。

刘老根大舞台 两个半小时的狂欢

在沈阳，我们先后游览了沈阳故宫、张学良故居大帅府、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清昭陵、世博园等景点，印象最深的却是晚上在“刘老根大舞台”观看的一场二人转演出。

听说我们想看东北二人转，旅行社的人就告诉我们，如今赵本山旗下的“刘老根大舞台”在沈阳有好几家，最早的一家就在沈阳故宫附近，一年到头天天都有演出，但天天都爆满，每天过了中午十二点就买不到票了，想买票要趁早。在近年来全国戏剧和曲艺日渐式微的大环境下，东北的二人转还有如此火爆，真是有点不可思议。果然当我们赶在午饭前去买票时，楼下的票已经售完，楼上的票也所剩不多了。而票价竟然是150元一张！

晚上我们赶到剧场时演出已经开始，刚进大厅就听到里面铺天盖地的笑声和掌声。三步并做两步上楼入座，只见整个剧场座无虚席，还用折叠椅在两边加了一些临时座位。演出的基本形式还是一男一女两位演员搭档，先后有五对搭档，每对搭档表演半个小时左右，中间穿插几段舞蹈，整场演出两个半小时。表演形式虽然还是二人转，但表演内容却是熔小品、相声、戏曲、歌舞、杂技于一炉、其中传统的二人转唱段只占很少一部分。每晚登台的演员都不相同，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绝活，每对搭档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演员演的特别卖力，观众看得也格外投入，台上台下完全打成了一片。两个半小时的演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掌声、笑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仿佛要把屋顶抬起来。“爆棚”一词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

舞台上，演员幽默、风趣、搞笑、使坏，说话时妙语连珠，演唱时慷慨激昂，搞怪时七窍变形，说学逗唱吹拉弹敲，“包袱”一个接一个，笑料一堆接一堆，绝活一件接一件，惊险和刺激一阵接一阵。再看观众，一会儿露出会心的微笑，一会儿爆发哈哈大笑，一会儿笑得前仰后合、东倒西歪、小肚子抽筋并带两眼泪水。与有些演出硬逼人笑的情景不同，那笑声没有一丝勉强和别扭，完全发自内心，是无所顾忌的笑，肆无忌惮的笑，放浪形骸的笑，完全忘记自己是谁的笑。演出中除了铺天盖地的笑声，就是排山倒海的掌声。与许多演出硬逼人鼓掌不同，那掌声也完全是情不自禁，每当演到精彩处，就会响起狂风暴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忘乎所以的使劲地拍着巴掌，拍着大腿、跺着双脚、口里还发出一阵阵的叫好声。啊！这才叫开心！这才叫过瘾！在观看演出时，我只拍了两张就再也没有拿起相机，看如此精彩的演出，哪里还有心思去拍照！两个半小时下来，巴掌拍红了，肚子笑疼了，喉咙喊哑了，整个身心好像洗了一个透水洗澡，哇，爽呆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最开心的一次演出。兄弟，如果你去过东北却没有看过“刘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转，那将是你最大的遗憾。如果你正准备去东北，我强烈建议你，什么都可以不看但一定要看一场“刘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转。赵本山

兄弟，你使东北民间艺术二人转在新时代重新焕发了青春，你带红了一批又一批二人转艺人，你把欢乐一次又一次带给了全国的老百姓，你是一个刚刚的东北汉子，你是东北人的骄傲！

雾凇岛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我们在长春游览了净月潭、长影世纪城、伪皇宫和南湖后，于正月初十中午赶到了吉林雾凇岛。岛上除了我们两个人，一个游客也没有。度假村的人说你们来晚了，过了正月初五以后就很难看到雾凇了。于是我们也不抱什么希望，下午在岛上转了一圈就早早休息了，准备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谁知第二天早上我掀开窗帘一看，外面竟是漫天大雾，树上结满了树挂，真让人喜出望外。我和太太高兴地从床上跳了起来，赶忙去吃早餐，伙房的人也高兴地说：“你们真是贵人哪！好多天都没有雾凇了，你们一来就有了！”吃过早餐雾还没散，我们一头钻进雾里，沿着松花江边走边拍，一直拍到太阳高挂大雾消散雾凇融化我们也走遍了全岛才收兵，彻底过了一把雾凇瘾。

杨子荣与杨宗贵《集结号》的故事

傍晚我们在吉林火车站登上了前往牡丹江的列车，第二天早上一出牡丹江火车站，就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海林县杨子荣烈士陵园。

十一年前我曾经路过牡丹江，当时还不知道杨子荣就埋在附近的海林县。2005年初去雪乡就从海林县经过，虽然这时已从报刊上得知海林县整修杨子荣墓的消息，却因为时间仓促未能去看一眼，一直深以为憾。这次来东北出发前我就想一定要去杨子荣的墓地看一看，以了当年的心愿。

杨子荣烈士陵园，建在海林县城边的山坡上。陵园里除了杨子荣和其他烈士的墓以外，还有一个介绍杨子荣生平的纪念馆。

纪念馆里有一张1973年才找到的杨子荣的照片，并确定杨子荣就是从山东老家去当兵的杨宗贵。

关于曾经家喻户晓的“智取威虎山”的故事，纪念馆是这样介绍的：

“……侦察排长杨子荣浑身是胆，以超人的勇气和智慧，带领6人小分队深入虎穴，与其周旋，没费一枪一弹，将‘座山雕’张乐山以下25名匪徒全部活捉，以生命书写了留芳千古之佳话。”

关于杨子荣的葬礼：

“杨子荣牺牲后，牡丹江军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追悼会上，军分区首长宣读了授予杨子荣为‘侦察英雄’称号的命令，他所领导的排被授予‘杨子荣排’。随后，英雄的灵柩以两挺机关枪为先导，全副武装的一个班护卫，在专门从牡丹江请来的乐队吹奏声中，由2团连排以上干部用十二杠抬法轮流抬着，在军区首长、指导员、新海县（海林县的前身）党政领导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各界群众1万余人护送下，安葬在海林街东山脚下。人们流着眼泪，呼喊着他的英名，追忆着他的完美品质，犹如英雄仍在他们的前面。”

纪念馆还有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文字：

“令人心酸的是，几乎在杨子荣牺牲和被授予英雄称号的同时，故乡却因听信传言说他开小差当了土匪而停止了对他家的代耕和军属待遇，九泉之下的英雄和家人一起蒙冤受屈。”直到1973年，“终于在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的通力合作和烟台地区有关市县领导及社会各界的大力帮助支持下，揭开了英雄身世之谜”。想不到又是一个类似电影《集结号》的故事。

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在看过《集结号》后居然认为那些战士的牺牲是没有意义的。但我相信，杨子荣即使九泉之下有知曾多年与家人一起蒙冤受屈，也决不为当年做出的牺牲而后悔。千千万万的先烈也决不会为自己牺牲了生命却连姓名都无人知晓而感到遗憾。为了正义的事业和他人的幸福而甘当无名英雄甘愿献出一切的无私奉献精神，正是先烈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正是今天值得大力提倡的精神。中华民族在每个时代都有许许多多甘愿献出一切的无名英雄，所以才有我们的今天。在今天的雪灾和震灾中，也有许许多多作出无私奉献的无名英雄。这种

不图名不为利默默无闻的牺牲精神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事当前先替个人打算，那么这样的民族只配去当亡国奴。

北大荒 如今怎么样了

从牡丹江出发，经过佳木斯，在元宵节的前一天，我们来到了黑龙江省最东端也是中国最东端号称“东方第一县”的抚远。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前往抚远县的最东端乌苏镇去看中国升起最早的日出，却因为天阴没有看到。乌苏镇就在乌苏里江边，它可能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没有普通居民的镇。镇上只有一个被称为“东方第一哨”的边防哨所，有几位守卫的哨兵。听说经过中俄两国政府的谈判，俄罗斯政府已经同意将乌苏里江对面的黑瞎子岛的一半归还中国，很快黑瞎子岛就会对游人开放。到那时，中国的最东方又要向东移动了。

选择抚远作为这次东北之行的一个目的地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位于中国的最东端，更重要的是它还位于曾经的“北大荒”。“棒打孢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当年我上小学时语文课本里描写北大荒的这句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北大荒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建设兵团战士的开垦建设，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中的大批知青离开北大荒集体返回城市的悲壮场景还时而闪现在人们的脑海中，而更多无城可回的军垦战士和他们的家属子女们在知青离开后依然留在这块黑土地上默默地耕耘，如今他们可好吗？这都是我想知道的。

我们离开乌苏镇后，调头南下，又折向西，然后又向北向东，在由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冲积而成的三江平原上兜了一大圈，放眼望去，当年到处长满荒草的沼泽地如今已变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前进农场、前锋农场、前哨农场……由建设兵团转制而来的农场像一个个小城镇分布在大平原上，现在农场职工已与城镇居民没有什么区别，在四通八达的公路旁，则不时可以看到一座接一座的粮仓，想象中“北大荒”那种蛮荒苍凉的感觉怎么也找不到了。今年第10期《中国国家地理》中写道：“北大荒成了中国重要的稻米基地，成了赛过江南鱼

米之乡的‘北大仓’，而且粮食商品率超过75%。可以稳定地供应京、津、沪、渝4个直辖市和海陆空三军的口粮！”

昔日北大荒，今日北大仓，沧桑巨变，几代人的血汗没有白流。

他少活了何止二十年

离开抚远，到了哈尔滨，仍然买不到去漠河的票，于是先到了大庆。

一出大庆火车站，迎面就看到对面的百大宾馆门前有两台磕头机正在采油。没想到在大庆市区里面，不论是在街道公园，还是在机关大院，也不论是在居民住宅区，还是在工厂学校，到处都能看到正在采油的磕头机。油田就在城市里，城市就建在油田上。当我们登上大庆广播电视塔极目远眺，在辽阔的松辽平原上一座崭新的石油城一直铺展到天边，当年简陋的干打垒房屋早已不见踪影，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红蓝白黄色彩鲜艳的房屋和一座座高楼大厦。以及撒落在市区各个角落的磕头机；再往远处望去，大平原上的磕头机更是星罗棋布，还有许多大型储罐。第一次看到这等壮观的大油田景象，我不由得在内心里为大庆感到自豪和骄傲。

在大庆，我们先后参观了发现大庆油田的第一口油井“松基三井”、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和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当年大庆人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又重现眼前。纪念馆的墙上镌刻着铁人王进喜的话：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王进喜只活了四十多岁就去世了，也可以说他是为了新中国的石油事业累死的。他和当年参加石油会战的战友们一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最快的速度奇迹般地在一片荒原上建成了我国最大的油田，为共和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少活了何止二十年。但是，王进喜短暂的生命却迸发出了不灭的光辉。在铁人精神鼓舞下，大庆人创造了连续四十多年稳产高产的世界奇迹，至今仍然担当着中国第一大油田的重任。

然而这顶石油老大的帽子可不是那么好戴的。世界上有名的大油田都是在达到产量高峰期后不久就开始自然递减，而大庆油田在1976年达到年产5000万吨的高

峰后居然保持了27年之久，至今还稳定地保持在4000万吨的台阶上，为此大庆人付出了多少心血。初期油会自己喷出来，后来只能注水把剩余的油赶出来，再后来要靠注入表面活性剂把岩石微小空隙里的油“洗”出来。就这样，新时期的大庆人喊出了“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高产”的口号，不断进行科技创新，创造了油田投产后高产稳产近半个世纪的人间奇迹。

昔日王进喜，不愧是铮铮铁骨血性男；今日大庆人，不愧是顶天立地英雄汉。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人们不会也不应该忘记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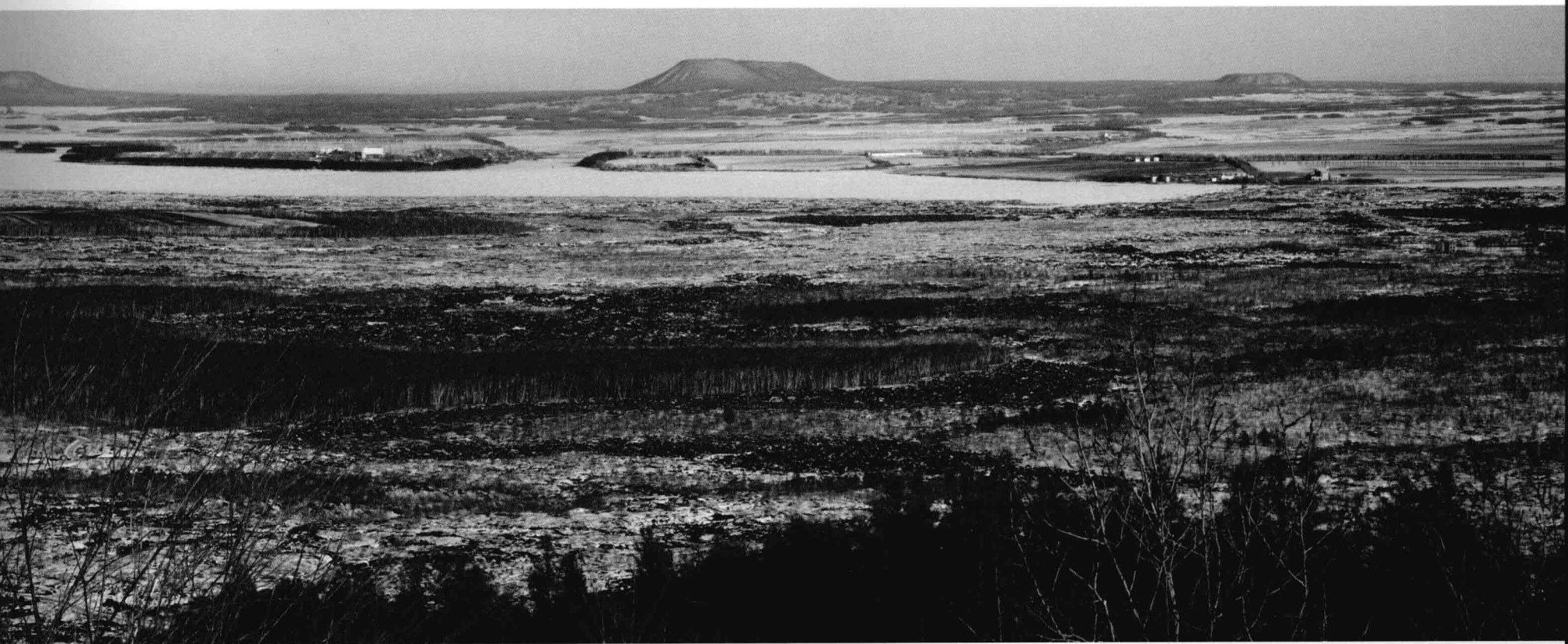
如今贪图享受的人越来越多，而愿意艰苦创业的人愈来愈少。如果你想让孩子有点志气和血性，不妨带他们去一趟大庆。

离开大庆，我们又到了周围有十四座火山的五大连池，观赏到了极其壮观的新期和老期的火山地貌，之后在嫩江终于买到了前往漠河的火车票。在漠河，我们到了位于中国最北端的北极乡，还到了黑龙江的源头，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为这次东北黑土地之旅画上了句号。

南下的列车越走越远，那块牵肠挂肚的黑土地，却永远留在我心里。

2008年12月5日凌晨1点23分





黑龙江五大连池